

李绍先眼中的 阿拉伯人

李绍先◎著



中东大乱局愈演愈烈，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复杂而深刻，理解中东乱局、破解中东乱局离不开对阿拉伯人的透彻认知。

李绍先，

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央视特约评论员，曾在阿拉伯世界学习、生活，研究中东和阿拉伯数十年，他眼中的阿拉伯人性格独特，命运多舛，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李绍先眼中的 阿拉伯人

李绍先◎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绍先眼中的阿拉伯人/李绍先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68-4902-9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阿拉伯人—民族文化—研究 IV. ①K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385 号

李绍先眼中的阿拉伯人

李绍先 著

责任编辑 游翔 罗显华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902-9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迅速崛起，在刚刚创立的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走上急速扩张的道路，并在短短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阿拉伯人所到之处，伊斯兰教得到广泛传播，阿拉伯语得以广泛推广，民族间融合加速进行，最终在西起大西洋、东至波斯湾、北临地中海、南达中部非洲——这一辽阔地域内形成具有共同命运、共同语言、共同历史、共同情感和性格、共同希望与哀乐以及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共同宗教的阿拉伯民族。

说到阿拉伯人，人们自然会想到沙漠。的确，在总面积约 1 300 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地区，89% 的土地是沙漠或半沙漠。沙漠地区干旱少雨，地面缺乏植被，昼夜温差变化剧烈。白天阳光暴晒，烈日如焚；遇到狂风大作时，则昏天黑地，飞沙走石，恍如世界末日来临。据说海湾战争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初进沙特，就曾多次遭到过“飞沙走石”的袭击。有人事后描写，

当“沙漠风暴”（多国部队行动的代号也叫“沙漠风暴”）来临时，美国军队的大炮被掀翻，炮衣被撕裂，飞机机翼被折断，雷达屏幕上一片花白。躲在掩体里的美国大兵惊慌、烦躁、紧张、恐惧，备感“孤立无援”。当然，沙漠地区的气候也有其柔和的一面：每当夜幕降临，天空星光灿烂，地面凉风习习，被烈日“烧烤”了一天的沙海在清凉的月光下一片宁静。

沙漠地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阿拉伯人独特且矛盾的性格。阿拉伯人勇敢尚武、充满牺牲精神，但又多少有些好高骛远、桀骜不驯。他们向往自由，不愿受约束，不习惯服从权力，内部意见分歧严重，人人都想当头。阿拉伯人的这种特点推动了早期的统治者哈里发们为避免出现内讧而大力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当权者们也常常通过制造假想敌人等手段，来保持阿拉伯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阿拉伯人热情好动、热血沸腾，但同时又让人觉得多少有些反复无常、麻木不仁。阿拉伯国家之间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印证。所谓“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冷静；动不动就拔枪相向，继而又互相拥抱，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阿拉伯兄弟间可以因为一些小小的分歧而打得“头破血流”，但一旦有外人加入争斗时，阿拉伯兄弟情谊很可能又会恢复如初。

阿拉伯人崇尚阿拉伯式的民主和平等，有时甚至会“民主”和“平等”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赤贫之民可以毫无顾忌地叩开最高行政长官乃至一国之君办公室的大门，跨国公司的小小职员也可以随时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聊天；但阿拉伯社会又等级森严，省长、市长甚至小小县长外出时常常是前呼后拥、趾高气扬，你怎么也不能把他们与在办公室里和蔼可亲地倾听老百姓心声的官员形象联系在一起。阿拉伯民情纯朴，人们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犯偷窃罪者要遭受砍掉手脚的惩罚；但阿拉伯社会又远远说不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不少“衙内”、“恶少”和不法官僚常常无法无天，而老百姓又好像对此熟视无睹，无能为力。阿拉伯人慷慨大方，所谓“备食济贫、燃炬待客”被广泛视为高尚仁慈的举动和美德；但阿拉伯人也有吝啬抠门的一面，特别表现在生意方面，往往为多争取一点点蝇头小利而不惜反复折腾，让人心烦。

阿拉伯人能言善辩，极具表现欲望，随时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番，而

且在顺境时还常常可以超水平发挥；但身处逆境时又会冷漠、沮丧，“安于天命”，往往表现得无所作为，使人绝望。一位阿拉伯朋友讲了一个多少有些自我调侃的故事，颇能反映阿拉伯人的这种特点：

著名的辛巴达船长驾船周游世界。船上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和阿拉伯人，大家在一起过得非常开心。谁知乐极生悲，船突然撞上暗礁，因此乘客必须尽快弃船逃命。于是，船员们开始动员乘客跳海逃生，但遭到一致拒绝。聪明的辛巴达船长亲自出面做工作，结果取得成功。辛巴达船长得意地对手下人透露了他劝说成功的奥秘。他说：“我对英国人说跳海是绅士风度的表现，对德国人说跳海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对法国人说跳海是浪漫的举动，对俄国人说是领导的决定，对美国人则说已经为其购买了巨额人身保险。至于那些个头矮小的日本人就更简单了，他们看到别人跳进海中就会自言自语地说：‘早该洗一个海水澡了。’”船员们深深佩服辛巴达船长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法国人的浪漫主义、俄国人的奴隶主义、美国人的拜金主义以及日本人随大流习性的掌握，但对如何做船上阿拉伯人的工作仍然充满困惑。辛巴达船长解开了这个谜，他说：“阿拉伯人敬畏、顺从真主，在危险时往往无所作为，只能一切拜托真主。”

在人们的印象中，阿拉伯人常常是慢腾腾的。也许是受沙漠游牧民族生活环境和习性的影响，阿拉伯人对时间的概念是十分宽松的。他们处理事务时常常不紧不慢，好像天大的事情也不会让他们着急似的。但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开车却总是像“疾风闪电”，全然一副不要命的架势，实在令人费解。人们都说，开车最能反映阿拉伯人的品性。在阿拉伯世界，不仅巴解组织前主席阿拉法特、约旦前国王侯赛因等素以“开车不要命”而著称之外，普通老百姓也几乎个个喜欢开飞车。到过埃及首都开罗的人大概都会有印象，从开罗国际机场到市区的机场路简直就像是一个繁忙的赛车场，路上的车辆几乎总是你追我赶、齐头并进。阿拉伯人喜欢开飞车，车祸自然要多得多，这从满大街跑着伤痕累累的轿车即可略见一斑。但开车快归快，阿拉伯人“车德”却非常之好。许多在阿拉伯国家呆过的中国人都切身的体会，即每当你的汽车在路边抛锚，飞车而过的阿拉伯人常

常会紧急刹车，下来热情向你提供帮助。遇到两车相撞，车主们的解决办法也颇具特色：不论是撞了别人还是被别人撞了，阿拉伯人大多是先下车察看情况，然后一句“抹来希”（没关系的意思）并相互握手问候，和和气气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最后又大都是以各自开车回家而告终。

总之，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民族。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民族，如果你还不甚了解这个民族，不妨试着来了解她，你很可能会喜欢上她的。

本书的写作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的。首先是作者多年来对中东及阿拉伯问题的潜心研究；其次是根据作者在阿拉伯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最后作者参阅了大批有关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多种文本的书籍、刊物和资料。此书的目的在于，尝试着尽可能全方位、多视角、公正、中肯、客观、通俗、全面地向读者介绍一个真实的阿拉伯人的世界。显然，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对阿拉伯人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多多少少还是一个空白点，而即使是在阿拉伯世界，从人的角度透视阿拉伯社会的努力也不多见。鉴于作者学识浅薄、能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师长、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笔者想说明的是，此书是在1997年出版的《一脉相传阿拉伯人》基础上、据当前现实需要经删减和调整形成的。由于自成书以来，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形势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011年阿拉伯大变局后地区形势可谓“瞬息万变”，书中涉及到的穆巴拉克、萨利赫等已交权下台，萨达姆和卡扎菲也已死于非命，因此笔者特将先后发表于2012年初、2014年初和2014年8月的三篇文章附于篇首，以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

附 1

阿拉伯大变局的前因后果

2011年以来中东局势剧烈动荡。年初，发端于突尼斯的所谓“阿拉伯

之春”迅速在阿拉伯世界蔓延；年底，伊朗、叙利亚局势骤然紧张，围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西方军事干预叙利亚的呼声甚嚣尘上，直接牵动国际社会的神经。

一、阿拉伯大变局的成因

这次阿拉伯大变局发端于突尼斯。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西部一个小城镇发生一起突发事件，当地一个叫布瓦基兹的失业大学生因水果蔬菜摊被城管没收而点火自焚，消息在网上广泛传播后引起突尼斯国内的骚乱，并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本阿里倒台的冲击波迅速在阿拉伯世界蔓延。本阿里出逃的第二天，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就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1月25日，冲击波及到了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埃及，并在18天后致使穆巴拉克政权垮台。此后，事态波及到了利比亚、波及到了海湾君主国巴林（以及沙特、阿曼、科威特等），3月中旬叙利亚局势也开始剧烈动荡。一年多来，大变局的冲击波几乎遍及阿拉伯世界的各个国家，并已导致四个国家（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政权更迭，叙利亚政权面临严峻考验。

阿拉伯世界大变局令国际瞩目，其成因可谓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一场革命，有人认为是新兴网络媒体导致的“人类第一次数字革命”，也有人认为是美国人搞的阴谋或又一场颜色革命。这些分析侧重于不同的方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显然都不是这场大变局的根本原因。我们讲辩证法，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显而易见，上述分析充其量都是外因，都不是阿拉伯大变局的主因。其实，阿拉伯大变局是一场内生性的、阿拉伯性的“社会革命”，主要由内部原因引起，它的爆发有相当的必然性。

首先，在政治上阿拉伯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僵化的一个群体。阿拉伯世界22个国家，政治上大致保持两种类型：一类是共和制国家，强人长期独裁。如利比亚卡扎菲，如埃及穆巴拉克，如也门萨利赫。而且这些政权都是要子承父业。如穆巴拉克要把权力传给他的儿子贾迈勒，卡扎菲要传位给儿子赛义夫，也门总统萨利赫也是如此（他的儿子掌管着精锐部

队)。另外一类是君主制国家，家族世袭统治。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以王室沙特家族名字命名的，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老国王去世后，王位就在其儿子们之间传承，按长幼秩序兄终弟及，现任国王阿卜杜拉已经88岁了（注：2015年1月22日病逝），目前仍然在世、有王位继承权的兄弟还有20多位，第三第四代亲王更是数以千计。

其次，在经济上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结构非常畸形。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结构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些国家可谓“富得流油”，但国民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而且严重依赖外国劳工。卡塔尔总人口180万，而本国人口只有不到30万；外国人在科威特和阿联酋占总人口的比重达3/4，在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也要超过1/3。另一类是没有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这类国家普遍没有工业化，几乎所有的日常用品都需要进口。2011年4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公开演讲，称2007年时的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程度还不及1970年。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40年来工业化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还萎缩了。以埃及为例，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分别是侨汇（大量埃及国民在国外打工汇回国内的钱）、旅游业和苏伊士运河。

第三，阿拉伯人出生率极高，几乎五倍于中国（2010年中国人口统计显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7%）。在阿拉伯世界，一个家庭七八个孩子甚至十多个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人口出生率极高，导致人口年轻化极高。据埃及内阁信息和决策支持中心的高官称，埃及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60%。年轻化又导致失业率极高（阿拉伯世界失业率普遍高达25%~30%），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奇高。这次阿拉伯世界的大动荡，“街头革命者”80%以上是三种人，或者是同时具备三种身份的人：30岁以下（80后），大学毕业（知识分子），没有工作的人（失业者）。

第四，阿拉伯世界贪污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均极为严重。穆巴拉克倒台后关于他的身家的估计从5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不等。穆巴拉克的亲信，埃及前旅游部长、住房部长和内政部长等，个人的身家也都在几十亿美元以上。据说在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夫人的家族几乎垄断了该国的经

济命脉，第一夫人兄弟多，个个都练“空手道”，开办私人公司借贷国有银行的钱长期不还，把国有银行逼到濒临倒闭的困境。阿拉伯世界贫富差距极大。以埃及为例：据埃及官方的统计数字，处于贫困线以下（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费不足1.5~2美元）的埃及人高达总人口的40%，但实际上比例要远远超过此数，开罗街头简单以政府补贴价大饼为生的赤贫者比比皆是。

总而言之，目前阿拉伯世界的这场大变局是阿拉伯社会各种矛盾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的总爆发，它的出现有相当的必然性。实际上，至少最近十年来，各种世界性机构在阿拉伯世界所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年年都显示这里将发生革命，而年复一年都平安无事，但2011年初革命悄然而至。当然，阿拉伯大变局在2011年出现确实和必不可少的外因条件的具备密不可分。其中，全球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和新兴网络媒体的革命性作用最为引人注目。前者严重冲击突尼斯经济的两个主要支柱——旅游业和外资（欧洲资本），使这个被美欧视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本阿里“样板政权”所在的国家成为这场历史性大变局的源头；后者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新兴网络媒体的运用颠覆了传统，过去大规模运动或革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有组织、领袖、纲领、资金及长时间预谋等必不可少的要素，现在都成为可以没有的东西，整个运动呈现无组织、无纲领、无领袖、无党派、无预警时间的特征，可谓平地起惊雷！

二、阿拉伯大变局的走向

历史地看，2011年这场阿拉伯大变局是阿拉伯世界最新一次探求民族复兴的努力和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埃及纳赛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推翻由西方扶植和委任的封建政府为主要方式，众多阿拉伯国家走上一条寻求统一和复兴阿拉伯之路。埃及曾先后与叙利亚和利比亚合并，而开罗一度被誉为“中东的首都”。但这次努力最终随着纳赛尔的去世和此后诸多中东领袖接班人之间的争权而告失败。第二次是20世纪70、80年代盛极一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阿拉伯世界尝试“从宗教中找出路”来

实现民族复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使这一轮民族复兴尝试达到高点，所谓“阿拉伯人伊斯兰复兴运动之花的果实结在了波斯人的伊朗”。此后出现的“基地现象”、“拉登现象”都是这波伊斯兰复兴浪潮最终走向极端的产物。显然，无论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还是从泛伊斯兰主义找出路，阿拉伯世界复兴的努力都失败了。现在应该被视为阿拉伯世界二战后的第三次求发展、谋复兴的探索尝试。

可以肯定地说，正在阿拉伯世界展开的这场大变局终将冲击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差别极大，革命对不同的国家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产生影响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比如，像突尼斯、埃及这样的国家，由于世俗化和开放程度高，“革命”后过渡会相对快一些；像利比亚、也门这样的仍然保持部落社会形态的国家，在强人政权垮台之后过渡会困难得多，甚至可能出现分裂、割据和内战的状态；叙利亚情况更加复杂一些，一旦阿萨德家族垮台，国家的前景实在难以预料；而像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制国家，由于手里握有巨额的石油美元和地处极端重要的战略要地，变革的步伐可能会大大延缓。2011年下半年，在同属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摩洛哥，国王颁布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并通过了全民公投，在绝对王权方面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君主立宪窗口，国王放弃了首相和内阁成员的任免权。摩洛哥的变化可能对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有参照意义。

那么，大变革后的阿拉伯世界会走向何方呢？至少从目前来看，阿拉伯世界大变局的走向和结局尚难有定论。但总体来讲，阿拉伯世界未来政治发展的三个趋势已经逐渐呈现了出来：一是分权化的趋势，西方也称之为民主化趋势，但实际上变革中的阿拉伯世界正在呈现出来的政治态势与西方所说的民主化还是有较大差别的。美国和欧洲强烈希望革命后的阿拉伯国家会走上完全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鉴于当地客观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即使是突尼斯和埃及这样世俗化程度高、西方影响大的国家完全西方化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政治进程充其量只能说是分权化。二是政治伊斯兰化趋势。近些年来，中东政治中出现了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概念，为温和伊斯兰势力参与政治作了铺垫。在突尼斯、埃及“革命”背景下，以穆斯林兄弟会、复兴运动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纷纷走向政治舞台的

中心。埃及穆兄会组建的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已经赢得了下议院和上议院的选举，并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角逐总统大位。突尼斯复兴运动（前身也是20世纪80年代被政府取缔的伊斯兰政党）也已成为突势力最大的政党，其总书记杰巴利还出任过渡政府总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也普遍在上升之中。三是阿拉伯民族意识在抬头。突尼斯、埃及“革命”后，阿拉伯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抬头。革命后的埃及军政府在第一时间批准了伊朗军舰穿越苏伊士运河的申请，并放开了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拉法口岸的封锁。在巴勒斯坦民众的压力下，巴以法塔赫为代表的民族权力机构就结束内部分裂与割据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达成了协议，准备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实际上，美国已再难指望阿拉伯世界出现类似突尼斯本阿里和埃及穆巴拉克那样完全执行亲美、亲以政策的阿拉伯政权了。

三、中东局势剧烈动荡的地缘政治背景

中东是地球上的“双重十字路口”。它不仅是地理位置上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也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激烈融合碰撞的十字路口。所以千百年来文明冲突（融合）形成了中东非常独特的地缘政治局面。这里有四大地缘政治力量（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五大民族（阿拉伯、波斯、突厥、犹太和库尔德）。库尔德民族生活在四个国家（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确切地说是生活在横跨上述四国领土的结合部（地理上叫“库尔德斯坦”）。库尔德问题也是中东地区动荡的一个因素。伊拉克战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受到伊库尔德地区获得“准独立”地位的刺激，一度沉寂的库工党武装恐怖活动再次抬头，土耳其军队多次越界打击库工党武装。

中东四大地缘政治力量中，波斯人的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可谓是宿敌，争斗了上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支持犹太人复国建立以色列，并培植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和以色列一起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大支柱，阿以矛盾上升为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伊朗与美、以反目成仇，地缘政治关系趋于复杂；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加入

欧盟的努力一再受挫，转而重返中东，中东地缘政治中突厥因素重趋活跃。历史上，凡是四大地缘政治力量能够维持相对均衡或平衡时，中东地区就能维持一个相对平静、稳定的局面；凡是四大地缘政治力量间的平衡被打破，中东地区局势就会剧烈动荡。实际上在实践中，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力量得势，其它三大力量都会感到不舒服，因此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和地区形势总是在平衡、不平衡和动荡、稳定间交替，一切都是相对的。

最近两次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是两大事件引起的：一次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一次是9·11事件，两大事件均造成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也均导致地区局势剧烈动荡。

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伊朗国家军队遭到了清洗，美伊关系转入敌对，伊朗国力大大削弱，而与此同时革命后的伊朗高调输出革命，对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形成致命威胁。伊拉克的萨达姆认为时机来了，迅速入侵伊朗发动了两伊战争，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站在伊拉克一边（只有叙利亚与伊拉克敌对站在伊朗一边）。两伊战争是典型的地缘政治力量失衡的产物。但被革命削弱后的伊朗并不像萨达姆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战争陷入了漫长的拉锯式的消耗状态，“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一打就是八年，伊拉克伊朗两败俱伤。在两伊战争中双方一共伤亡了270万人，其中伊朗的伤亡是伊拉克的两倍。八年两伊战争打出一个畸形的伊拉克：经济上凋敝，一蹶不振；军事上强盛，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这使素有阿拉伯世界领袖野心的萨达姆情急之下动了走捷径的念头，在两伊战争结束一年多后悍然入侵科威特，几个小时之内占领科威特全境并威胁沙特阿拉伯。结果美国不得不发动海湾战争，组织多国部队出兵50万（美军25万）把萨达姆赶出了科威特。当年老布什没有乘胜进军巴格达而迅速下令停火，日后遭到了许多人的责难。但实际上老布什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地缘政治平衡的考虑显然是他选择停火的重要原因。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同时遏制两伊，伊拉克与伊朗又构成相互制衡。1993年1月克林顿执政后的八年中，美国在中东推行所谓“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战略，中东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相对安定的局面，中东和平进程一度还取得重大的进展。

新一轮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大的失衡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出现的。9·11后，美国接连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伊朗的两个死对头——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被消灭，伊朗在地缘政治中明显“坐大”。其实，当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土耳其政府是非常反对的。土领导人曾提醒小布什推翻萨达姆后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的灾难性后果。据说小布什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战后伊拉克建立的民主政权将在地区树立一个样板，不仅不会破坏平衡，还会向伊朗等周围国家扩散西方民主化的影响力。伊拉克战后形势的发展并未如小布什所愿，不仅伊拉克国内局势持续动荡，而且民主化选举导致该国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史无前例地成为政坛主导力量。这又产生另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什叶派因素凸显。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两大派中的少数派，只占全球穆斯林人口的10%左右，且主要分布在伊朗（近8000万人口中90%是什叶派）。在阿拉伯世界，只有靠近伊朗的伊拉克和波斯湾岛国巴林什叶派占国内人口多数，但历史上均为逊尼派居统治地位（叙利亚老阿萨德1970年政变上台后确立了以少数派阿拉维上层为核心的复兴社会党统治体制，而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个小分支）。伊拉克和巴林的什叶派人口分别占其总人口的60%和70%。什叶派在战后伊拉克的主政，客观上使伊朗的影响力深入到了伊拉克（包括现任总理马利基在内的很多伊拉克什叶派上层人物都曾在伊朗避难，有的甚至拥有伊朗护照），伊朗还通过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叙利亚直接“遥控”黎巴嫩真主党、甚至巴勒斯坦逊尼派的哈马斯。这种所谓“什叶派崛起”的态势据说在伊斯兰教发展的一千多年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引起了阿拉伯世界逊尼派传统国家和力量的“恐慌”。2004年约旦国王就公开惊呼“中东出现了什叶派新月带”！

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缘政治力量严重失衡的状态还被2011年年初出现的阿拉伯大变局和年末美国从伊拉克全面撤军所大大加剧。阿拉伯世界整体陷入动荡，传统阿拉伯大国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突尼斯、利比亚和也门政权更迭。伊朗再收“渔翁之利”，国内有人公开称国家出现了继9·11事件后的第二次战略机遇。

四、美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阿拉伯大变局的始作俑者相反，美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发动这场历史性的大变局。这一点我们从大变局初期美国的应对过程也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美国人在阿拉伯大变局初期的立场经历了不断调整变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突尼斯阶段。美国 and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一样，对突尼斯历时 29 天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始料未及，完全是被动应对。突前总统本阿里曾长期被美欧视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样板，2011 年 1 月 14 日出逃专机起飞后本是朝着地中海北岸去的，因为直到此前一天法国还明确表态支持本阿里稳定局势。“埃及革命”的 18 天是第二阶段。美国的态度前后摇摆、首鼠两端，既被动地应对又处处想争取主动。1 月 25 日埃及发生穆巴拉克统治 30 年来最大规模示威游行后，美国务卿希拉里接受记者采访称，美国认为穆巴拉克政权是稳定的。1 月 28 日和 31 日所谓“愤怒日游行”、“百万人游行”后，奥巴马开始讲美国希望埃及政权有序过渡，甚至称过渡应“现在开始”。2 月 5 日，奥巴马政府特使访问埃及并与穆巴拉克等会见后与在日内瓦参加北约会议的希拉里会合，希拉里又改口说埃及政权有序过渡的时间可能比预期要长。到 2 月 8 日后，埃及国内局势急转直下，美国开始与埃及军方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很快与埃军方达成默契放弃穆巴拉克，确保所谓“有序过渡”，以有效维护美国的利益。埃及之后是第三阶段。美国开始主动干预，试图引导阿拉伯大变局的走向。希拉里公开讲，美国将根据形势的发展演变，依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此后，美国打着人权、民主大旗，号称站在“革命和人民”一边，在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大打出手的同时，对一样血腥对待示威民众的也门萨利赫政权则极尽容忍，在叙利亚迅速推动政权更迭的同时，默许沙特阿拉伯军队进入巴林稳定局势。也门战略地位重要，萨利赫是美反恐盟友；巴林位于波斯湾，是美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地。正所谓“当民主与利益一致时民主就是旗帜，而当民主与利益不一致时民主就是幌子”。

事实上，总的来看，阿拉伯这场大变局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一个

重大挑战。概括起来说,美国在中东主要有四大利益,或者说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有四大目标:一是石油。用美国人的话讲,美“要确保中东的石油以尽可能合理的价格安全、稳定地流向世界”,因为这是世界经济的命脉所在。二是以色列的安全。自从1948年以色列立国,历届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一大目标就是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三是防范一个地区性敌对大国的出现。克林顿政府时期“同时遏制两伊(伊拉克和伊朗)”,小布什政府将伊拉克和伊朗列为“邪恶轴心”,现在具体讲就是遏制伊朗,特别不能容忍伊朗发展核武器。四是消灭基地组织,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势力。显而易见,美国上述四大利益在阿拉伯大变局的冲击下均面临严峻挑战,而打压伊朗与美国四大利益均直接相关,是美国目标的重中之重。

而且,阿拉伯大变局正好发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紧锣密鼓搞战略重心东移的关键时刻,伊拉克战后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失衡、伊朗坐大的态势随着去年底美从伊拉克完全撤军而更行严重。这使奥巴马政府在所谓战略重心东移过程中不得不瞻前顾后、“东张西望”。显然,美国要想顺利实施战略重心东移,在中东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应对好阿拉伯大变局,“修补受到损害的”中东秩序,争取使变局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二是要把伊朗遏制住,扭转由于阿拉伯大变局伊“逍遥法外”、进而坐收渔翁之利的局面。这就是为什么2011年10月当卡扎菲被杀、利比亚局势告一段落后,美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外交组合拳,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迅速地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了伊朗问题上。这套外交组合拳包括2011年10月郑重其事地指责伊朗谋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11月初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表伊核问题最新报告前后对伊朗研发核武器进行严厉指责,以及12月31日奥巴马签署包含有“事实上对伊朗石油禁运”条款的国防法案。与此同时,伊朗的地区战略盟友叙利亚也受到美欧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空前围攻。

五、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和前景

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问题。伊朗的核开发起步于20

世纪50、60年代巴列维国王时期，最初是在美国帮助下进行的。2012年4月14日关于伊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恢复前夕，伊朗外交部长萨利希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45年前美国提议并帮助伊朗建立了第一座研究用核反应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欧洲国家中断了与伊朗的核联系，而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也从伊斯兰原则出发叫停了伊所有核开发项目。两伊战争后，特别是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重新把核开发提上日程。90年代中，伊朗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俄帮助伊朗建设布什尔核电站。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同时伊朗可能更多地从9·11后揭露出来的世界核黑市以及从巴基斯坦购买技术和材料等，核能力有了一定发展。

伊朗核问题提上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日程是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伊战前，美国媒体曝光伊朗在浓缩铀，伊朗随即承认境内发现铀矿并能够自主浓缩铀，现在我们所讲的伊朗核问题浮出水面。2003年3月20日美国打响伊拉克战争，20天后的4月9日美军占领巴格达、推倒萨达姆铜像。10多万美军兵临与伊朗一河之隔的伊拉克，异常强势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声色俱厉地指责伊朗自主浓缩铀图谋不轨。伊朗在巨大现实威胁下与IAEA谈判，并于当年年底作出妥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同意暂停铀浓缩，接受IAEA对其核活动的检查。IAEA核查人员随即进入伊朗，在伊朗各个核设施安装监控探头。一度趋于紧张的伊核问题态势有所缓和。2005年6月伊朗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内贾德胜出，当年8月新任总统以“伊朗严格履行了‘附加议定书’所有义务而和平利用核能权利没有丝毫落实”为由，宣布终止与IAEA的合作，重启铀浓缩活动，伊核问题危机再起。在此后的六年里，伊朗的核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际社会公认伊已能自主生产20%浓度的浓缩铀），但也不断受到美国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威胁，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还先后通过了四个制裁伊朗的决议。

美国和西方严厉质疑伊朗发展核技术的动机，认为伊朗石油、天然气储量异常丰富，为何舍贱求贵、且冒国际社会严厉制裁而坚持要核能发电呢？其实，伊朗坚持核开发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从战略上考虑应对其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伊从1979年后始终受到美国“更迭政权”、美国和以色